



董庆德与女儿一起举办演唱会时合影。

## 一根马尾弦， 半生音乐追梦路

□董庆德/口述 雅渡/整理

我叫董庆德，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，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一个小山村。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十人，我排行最小。回忆我的童年，底色几乎全是贫困的灰色，如果说那段岁月里还有一抹亮色，那一定就是音乐。

12岁那年夏天，我的人生迎来重要转折，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就这样意外出现了。那天我陪着姐姐去市里医院看病，无意间听见一阵格外动听的旋律，我忍不住循着声音找过去，趴在一间病房门口往里看。一位四十多岁的叔叔，左手挂着输液吊瓶，右手弹奏着电子琴，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《牡丹之歌》《十五的月亮》的优美旋律缓缓流淌出来。

我穿着露脚趾的旧鞋子，贴在门缝上看得入神，听得沉醉，完全忘了时间。

叔叔见我这般痴迷音乐，朝我挥挥手把我叫进病房，问我有没有碰过电子琴，我连忙摇头。叔叔鼓励我上手试一试，当我的指尖第一次触碰到琴键，一串串悦耳的音符倾泻而出，那种美好我至今难忘。叔叔问我想不想系统学琴，我用力点头，随即又黯然说家里条件不好，根本没钱交学费。叔叔笑着说：“跟着我学就行，我免费教你。”他留下住址，让我空闲了去找他上课。

我像做了一场美梦，还没缓过神，焦急找我的姐姐就找到了我。

这位老师名叫李永吉，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，精通多种乐器。从那天起，我终于有了正式的音乐老师。李老师倾囊相授，从识谱到指法弹奏，从来没有收过我一分学费。我心里满是感激，每次去老师家里，总会主动帮着干各种家务活。

我隔三岔五就住老师家跑，琴技进步飞快。李老师格外看重我，把自己的电子琴、一台当时价值五百多元的幸福牌手风琴全都送给了我。

两年之后，李老师说想来家里家访。我心里既开心又忐忑。父亲特意让我去村里小卖部，买了水果罐头和鱼肉罐头招待老师。那天李老师坐着小轿车过来，还有专职司机随行。老师走后，街坊邻居都在私下议论，猜测我们家是不是攀上了城里的亲戚，父母亲腰杆也挺直了不少。

我学音乐的劲头更足了，《一剪梅》《再上虎山行》《上海滩》这些影视主题曲，我全都能熟练弹奏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。初一那年端午节放假，我在家放养大鹅，跑去隔壁村姐姐家抄歌词，托付四嫂帮忙照看鹅群。等我抄完歌词把鹅赶回家，母亲一数，整整10只大鹅全都不见了。父亲得知后气得双眼通红，当场把我的书包扔进灶膛烧掉。本来父亲就不打算继续供我读书，丢鹅这件事彻底点燃了他压抑已久的怒火……

就这样，我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，跑到城里摆摊卖水果、蔬菜、山楂，冬天还卖冰糖葫芦，有时候忙活半个月，一分钱都赚不到。转机来得很意外：母亲在四嫂娘家的地窖里，找到了当初丢失的10只大鹅；更大的希望接踵而至，当地初中新开了音乐特长班，毕业后可以报考师范院校，师范生毕业包分配工作。

我苦苦央求母亲，想重回校园读书。母亲反复劝说父亲，我终于得以复学。

可没过多久，我的求学梦再次破碎——五哥准备结婚，家里借了五千元的高利贷，窘迫的家境，再也无力供我继续读书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去往辽宁海城，投奔亦师亦友的赵兴海。经他引荐，我成了一个演出乐队的键盘手。

在海城待了不到一年，我发现这座城市局限了我的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，于是辗转前往鞍山，拜师当地资深键盘手胡家俊。为了精进键盘演奏技巧，我买了一台小巧的日本索尼录音机，每次胡老师排练演奏时，我就把曲目录下来，带回家反复拆解钻研练习。只用半个月，我就熟练掌握了不少音乐伴奏技巧与即兴演奏技法。后来胡家俊前往深圳发展，临走前把乐队的演出工作交接给了我。

1993年年末，我结识了后来的爱人，当时她是乐队的鼓手。

那几年家里接连遭遇变故：1995年二哥因车祸离世，1996年五哥的小女儿夭折，1997年父亲撒手人寰……

与此同时，行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。1997年之后，KTV、卡拉OK迅速风靡……乐队演出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。

之后我辗转去到包头，再后来听闻上海一个演出场所急缺乐队键盘手，1998年6月28日，我从辽阔的草原奔赴繁华的上海滩。初到上海时，我租住在条件简陋的民房里，没有独立厨房，也没有卫生间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我每天只吃一顿饭。离开东北的那一刻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。

宁波，是我梦想正式扎根启航的地方。

千禧年到来前夕，我来到宁波，从此扎根于此，成了一名新宁波人。

2000年，我组建了宁波第一支爵士乐队。后来自己还相继创办了一家婚庆公司和一家传媒公司……我还受聘于宁波至诚中学、东坤职业中学等多所学校担任音乐教师，先后培养出多名学生，顺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及其附中、海内外各大知名音乐艺术院校。

2008年，我结识上海音乐学院的贺老师；2010年起，正式师从贺老师研习爵士钢琴。机缘巧合下，我的女儿后来也考上上海音乐学院，同样拜入贺老师门下学习。每每想起，依旧觉得像一场梦幻。

2014年，我牵头创办阿拉现代乐团，出任乐团团长兼键盘手。乐团先后登上谭维维演唱会、草莓音乐节、姜育恒演唱会等各大舞台，多次和国内一线歌手、资深音乐人合作演出。

2015年，我创作的歌曲《宁波商帮》斩获最佳歌曲奖；2017年，我的配乐作品拿下金帆国际优秀短片电影节最佳即兴配乐奖。

2018年，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落地——阿拉现代乐团首张器乐专辑《泉中花园》正式发行，专辑收录12首原创音乐作品，业内媒体评价，这张专辑填补了宁波音像市场在爵士、流行钢琴原创作品领域的空白。那一刻，我和女儿的音乐梦想一同被永久留存，内心满是安稳与知足。

回望一路走来的岁月：从东北偏远小山村，到扎根宁波；从一把手工马尾二胡，到原创钢琴专辑《泉中花园》，是音乐改写了我的命运，成就了今天的我。对于未来，我依旧满怀期许：希望能持续创作出更多走心的音乐作品，也尽自己微薄之力，在宁波推广普及爵士乐与即兴音乐文化。

我家里很穷，身上穿的衣服，都是五个哥哥、四个姐姐穿剩下的。不光没几件像样的衣裳，家里吃饭更是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东北有句老话：“吃碗里的，看锅里的”，这话我深有体会。第一碗饭千万别盛太满，快速吃完还能再去锅里添一些；要是傻乎乎第一碗就盛得满满当当，等你吃完，锅里早就一粒米都不剩了。从我记事起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这个穷苦的地方。

我总觉得自己天生就带着乐感，这应该是遗传自太爷爷——太爷爷的唢呐吹得特别好。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只要听见秧歌的调子，身体就会不由自主跟着节奏晃悠。

同村的李福先，我喊他五叔，吹打弹拉唱样样精通，唢呐更是他的拿手本事。谁家办红白大事都会请他去，一场能赚两块线，还管一顿饭。他还会拉二胡，我软磨硬泡非要跟着他学二胡。

父亲是木匠，我天天缠着他，给我做了一把自制二胡：5毛钱买的松香，用扫帚篾做琴弓，拿马尾做琴弦。琴虽然做得粗糙简陋，但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件乐器。

有了二胡，我便想着正式拜师学艺，一路跑去找五叔。五叔笑着打趣：“你就这么空着手来拜师？老话都说，教一个徒弟，能饿死十个师父。”我听完赶紧跑回家告诉母亲。母亲在家里翻来翻去，找出两只刚得鸡瘟死掉的小鸡，跟我说：“你去问问五叔，这两只鸡他要不要？”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五叔像是早就闻到了肉香，立刻回道：“拿来，我收下了。”

五叔收下两只小鸡，正式收我做徒弟。可五叔不识乐谱，什么乐理知识也教不了，本身拉琴的音准也一般，只告诉我：“你照着我拉的样子，跟着模仿就行。”我认真真跟着他模仿练习，半个月下来，竟然就能完整拉出《东方红》《十五的月亮》这些曲子。